

人文
原创

零
年代

钟求是作品

这部“《活着》”是现代版的，但平凡生命的

卑微、坚韧、坎坷、辛酸，

又与任何时代的有什么不同呢？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人文
原创

时代

钟求是作品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零年代/钟求是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(人文原创)

ISBN 978-7-02-006943-9

I. 零… II. 钟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05291 号

责任编辑:于 敏 洪清波 装帧设计:康 健
责任校对:杨益民 责任印制:李 博

零年代

钟求是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.5 插页 2

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6943-9 定价 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那个晚上天空挺调皮，本来好好的，一时兴起竟飘起雨丝。飘一阵儿，又不动声色地收住。赵伏文应对不力，只好夹着一把多余的雨伞，随同事老克去瞄人。瞄人即相亲，即无缘无故去看一张陌生的脸。老克说：“这回瞄的是一位小学教师，教音乐的，一听就不是粗糙的人儿。”老克又说：“她有一个不错的名字叫林心。”赵伏文嗯嗯应着，脑子里挡不住地走出一位扎小辫子的白皮肤姑娘。

见面搁在一家茶室的包厢。赵伏文老克先到，点了绿茶瓜子候着。不很久，一嫩一老两位女人进来了。嫩的是小学教师，老的是她母亲。老克与那母亲显然有些熟，一边打着招呼，一边顺势把赵伏文介绍出去。赵伏文想不到女儿母亲一块儿见，脑子有些蒙。她们冲他点点头，他也冲她们点点头，却不说话。他只在心里对自己说：她不扎辫子，皮肤也不白，不是想像中的样子嘛。老克为了托起气氛，不停地跟母亲搭些虚话，内容七曲八拐的。那母亲一边应着话，一边拿眼睛去瞧赵伏文。赵伏文不愿意接她的目光，就勾了脑袋吃瓜子。吃了一会儿，自己都觉得不好，便抬头去瞄小学教师。此时小学教师也静着脸不言语，眼

睛朦朦胧胧的。不过赵伏文注意到,她的下巴有一颗黑痣,小而生动,把一张脸弄活了。赵伏文想:冲着这颗黑痣,我该与你聊聊天了。赵伏文又想:可你带着母亲来,我只好严肃了。

见面持续了二十分钟,便在半生不熟的气氛中剧终。母女俩走后,老克要赶一个饭局的尾巴,也匆匆离去。赵伏文一个人坐在那里,慢慢嗑着瓜子,把一壶茶水喝尽。他想:这茶水的口感还可以。

第二天上午赵伏文刚到单位,便被老克堵住,问昨晚上的观后感。赵伏文说:“没看明白,只瞧见一颗黑痣呢。”老克说:“不说细节,我要的是综合评价。”赵伏文嘿嘿一笑说:“你说那么大的人了,还得母亲领着。”老克说:“看来你不满意。”赵伏文说:“这只是初步意见。”老克怒了说:“你小子还想找机会弄进一步意见?”赵伏文淡了脸说:“不用说,在她们眼里我也不及格。”老克说:“那母亲递来话儿,说不喜欢一晚上不说一句话的人。”赵伏文说:“什么一晚上,也就是二十分钟。”老克说:“你瞧瞧我,二十分钟里说了多少话。”赵伏文点点头说:“你的确说了不少废话。”老克说:“瞄女人嘛就得说废话。”赵伏文说:“可一下子来了两个女人,我瞄不准呢。”

赵伏文话说得淡,是因为心里真的无所谓。对他来说,这种见面不是一回两回了,已勾不起大的兴致。当初刚到单位上班,他曾排斥此类瞄人方式,后来经不住别人的撺掇,竟松了口。口子一松,便不容易刹住。隔一些时间,老克或其他什么人就会掏出一个女人物让他去捉拿。他们说:“拿住了是好事,拿不住当一回练习。”他们又说:“别看这些姑娘身子单薄,她们的家底丰满着呢。”然后,他们还会理直气壮地说:“你小子在这儿孤零零的像颗钉子,我们不关心你谁关心你!”

赵伏文在这个城市没有族亲，称得起一颗孤零零的钉子。他的老家在五百公里之外的一个城市，大学毕业后侥幸变成吃官饭的人，被丢到这个城市里。这个城市比老家城市人口多一些，名头响一些，父母就认为儿子上了台阶，好歹有了出息。但赵伏文知道，自己远未喜欢上这个城市。日语似的古怪方言，无处不在的商品气味，华丽而粗俗的民风，都让他觉得自己是这块生活地的局外人。

在单位，赵伏文也不欢实。他是学中文的，又唤为伏文，便摆放在办公室弄文字。单位其实不大，名号也有些冷僻，叫宗教局。局里几十号人，管着全市寺庙教堂什么的。本来都是些虚静超脱的事，落到公文上，变成了官脸烦事，加上年头年尾的八股文字，能把人的身心煮干燥了。许多时候，他弄一份“初步意见”交给老克，老克在他的稿子上添删几个字，形成“进一步意见”送领导阅处。开始赵伏文实在些，后来便应景了，甚至耍些冷幽默。一次他把周作人的一段话取来，引为赵朴初的训言，结果不仅未被领导识破，还收到一句表扬，说引用恰当。

只有周末不一样。周末上午，赵伏文喜欢赖在自己小屋的小床上。阳光从窗帘上方的空隙跳进来，在他脸上形成一块光斑。他半眯眼睛，守着这块光斑。过了一些时间，等光斑悄悄离开了，他才懒懒地起床，懒懒地洗漱，然后出门去吃推迟的早餐。吃过早餐，一天的时间还太多，就上街去看场电影，或逛逛书店。有时路过街口天桥，他也会上去站一会儿，看街道中间挤来挤去的车辆们，看街道两旁来来往往的男女们。它们和他们都显得骚动。似乎为了证明这一点，街头矗着一块声音分贝屏，上面的数字在跳来跳去。赵伏文觉得，这个城市挺闹的。

一个周六上午，赵伏文闲得没事做，便去了电影院。电影院放着好几部片子，赵伏文选择了一部情爱国产片。进去坐下时，大厅已经暗黑了，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小村，村子很美，有一口水井和一所小学。学生们在男教师的引领下大声朗读。后来一位漂亮村姑爱上了男教师。当得知男教师被强行带走时，她双手捧了一碗饺子顺着山坡追他。山坡上都是花儿，花一样的村姑跑在满山的花中，她喘着气，脸上有焦急，还有水一般的柔情。

电影放完了。片尾音乐还在响着，大厅的灯光已经亮起。也许是早场的原因，偌大的放映厅竟只有两位看客。赵伏文站起身，另一位看客也站起身。赵伏文一边扭头看着银幕，一边慢慢往外走。另一位看客也一边看着银幕，一边慢慢往外走。赵伏文不经意瞥一眼那看客，是一位姑娘，还有点儿眼熟。再定睛，竟看到下巴的一粒黑痣——那是属于小学教师的一粒黑痣。赵伏文吃了一惊，心中紧急搜索一个名字。他搜到了，叫林心。他犹豫一下，不知该不该打个招呼。这时电影里的柔情气息支持了他，他叫了一声“林心”。

小学教师扭过头望他，愣了几秒钟，醒悟了。她说：“是你呀。”赵伏文说：“没想到这儿遇见你，你也喜欢白天看电影？”小学教师说：“电影院里，白天也是晚上。”赵伏文说：“这场电影，原来是咱们俩的专场。”小学教师轻笑一下。

两个人走出放映厅，眼睛被日光撞得有些晃。赵伏文抬手罩一罩眼，要跟小学教师说话，话未出口猛地打住，因为小学教师已走出去几米远。显然，她没有与他继续搭话的打算。赵伏文转身走向公交车站。他要搭车回去。

公交车来了，赵伏文跳上去。正是繁华路段，车子开得很慢，走走停停的。走的时候，便赶过路边的行人。停的时候，又

被路边的行人超过。赵伏文突然瞧见，那小学教师走在人行道上。此时他才注意到，她穿一件淡蓝色风衣，头发瀑在肩上，身子稍显单薄，脚步竟有些闲。车子很快将小学教师甩下，她不见了。过一会儿，车子遇上红灯，无奈地刹住。小学教师又出现了，她穿过斑马线时，步子加快，肩上的头发在微微飘动。赵伏文心里似乎被那飘动的发丝擦了一下。他想：这小学教师其实有点儿意思。他又想：我得劝劝自己，应该再跟她聊聊话的。

车子驶过一段路，在一个站头停下。赵伏文下了车，往回走几步，等在路边一棵树下。他看见那只身影远远走来，先是小着，渐渐变大，大成了小学教师。小学教师也看见了他，眼睛眨几下，脸上生出诧异。赵伏文冲小学教师笑一下。小学教师不知怎么办好，也让自己笑了一下。赵伏文说：“到午饭的点了，想请你吃个饭。”小学教师说：“你这是在堵截我？”赵伏文说：“算是吧，但堵截不是绑架。”小学教师说：“我不会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去吃饭。”赵伏文说：“那天在茶馆，我们已经认识了。”小学教师摇摇头说：“那次不算。”赵伏文说：“那今天呢？今天我们在一个大厅里待了两个小时。”小学教师说：“这两个小时你看的不是我，是银幕上的那个人儿。”赵伏文说：“接下来你给些时间，我会老是看你。”小学教师红一下脸说：“你挺无赖的！”赵伏文说：“真的真的，那天茶馆里没看明白，今天要补补课。”小学教师盯了他，说：“你准备带我去什么地方？”赵伏文想一想说：“肯德基吧。”小学教师说：“肯德基我喜欢。”赵伏文嘿嘿笑了。小学教师说：“你笑了，你以为你得手了。”赵伏文收住笑。小学教师说：“可是你错了。”说着身子一晃，绕过赵伏文，形成一只背影。这背影越来越远，杂在行人中。

赵伏文找老克扯淡，东一榔头西一棒的。老克说你绕什么道！不就是想让我供点儿那个林心的情况吗？赵伏文说你不用供得太多，我就想知道她是哪个学校的。老克说你小子到底盯上她啦？赵伏文咧嘴一笑，不吱声。老克便不多问，伸长脖子做思考状，思考了几秒钟，说出一个学校的名称。

下午耗过半截班，赵伏文溜出单位去了林心的学校。学校门口已聚着一帮接孩子的家长，一齐举了脑袋往里看。赵伏文不准备等在门口，就跟传达室老头套近乎，套了没几句，老头扇扇手让他进去。

赵伏文爬上一幢楼的二楼，找到音乐教室。教室前后两扇门紧闭着，但有音乐从里边溢出。赵伏文不敢造次，耐了心候着。

下课铃声终于响起，继而教室的门打开，学生们学着潮水涌出来。赵伏文逆流而进，从后门走入教室。他一眼捉到了林心。林心正站在讲台的钢琴边收拾教本，抬头见着他，愣了一下。赵伏文在椅子上坐下，像一个学生望着讲台上的老师。林心先开了口：“你这人什么意思呀？”赵伏文说：“中午做了个梦，发现把你的脸给忘了，就赶紧过来看看。”林心说：“你这伎俩有点儿俗。”赵伏文说：“我说的是实话，信不信由你。”林心摸摸自己的脸说：“那你现在好好看一眼吧。”赵伏文点点头说：“我看着呢。”林心说：“看完了请你离开。”赵伏文把胳膊竖在桌上，说：“我还想举手问一个问题。”林心说：“你问吧。”赵伏文说：“你教教我，瞄上一个女孩后该怎么追？”林心说：“那得看瞄上怎样的女孩。”赵伏文说：“我瞄上了眼前的这个女孩。”林心摇摇头说：“你眼前的女孩还不想混到婚姻里去。”赵伏文说：“你说的不对，她已经开始在茶馆里物色人了。”林心说：“那是她母亲主谋的，不是她

的意思。”赵伏文说：“她……为什么呀？”林心说：“不为什么，她没兴致。”赵伏文说：“我明白了，这是因为她没遇上一位恰到好处的人。”林心禁不住笑了：“你以为你是恰到好处的人？”赵伏文说：“我有个预感，两个喜欢白天看电影的人能够说到一块儿。”林心说：“白天看电影，这重要吗？”赵伏文说：“重要的，看电影也是做梦，爱白日做梦的人，现在已经不多了。”林心说：“我听你说话，才像是白日做梦哩。”

说过这话，林心拿起教本下了讲台，走到赵伏文跟前。赵伏文望着她，心里忽然有点儿慌。林心说：“以后不要来了，这教室是学生坐的，你已经不是学生了。”说完径自出了教室。

但赵伏文没有听话。以后每周五上午，他都会去学校一趟，不过不进去，只交给传达室老头一只信封。信封里有一张电影票，上面印着第二天上午的放映时间。当然了，还有一张同模样的电影票装在他自己兜里。

因为电影票的提醒，周六上午赵伏文不再随意拖觉了，一到点儿，便紧着脚步出门，坐公交车去电影院。第一次的时候，他未免有些期待，身子搁在座位里，目光却不知往哪儿搁，一会儿瞧瞧银幕，一会儿看看左右，把一场电影看得支离破碎。到下一次，他目光仍然涣散，心里已明白形势。接着往后，他的心思渐渐收住，投放到银幕上去了。

但赵伏文不准备放弃。每个周五上午，他把送电影票当做一件有趣的事。他觉得有了这张电影票，自己坐在电影院里的心境便不一样，总存着买下彩票等候开奖的一丝亢奋。伴着这一丝亢奋，他看了一部又一部电影。他对自己说：“在电影院里等人，要比在其他地方等人舒服一些。”

二

赵伏文拟了一份文件交给老克。交完了不走，磨磨蹭蹭的。老克虚看着，不言语，等着他自我抖搂。果然赵伏文守不住口，轻着声音说：“挺难弄的，那小学老师。”顿一顿，又说：“挺冬天的，那小学教师。”老克明白了，说：“想不到你小子真对女孩子动心思了。”赵伏文说：“我遇上一个不好的季节，冬天不是动心思的时候。”老克呵呵笑了，说：“这话凄凉，这话凄凉。”老克用手指捏一捏自己鼻根，说：“这样吧，下了班你请我，咱们去吃火锅。”

傍晚下班，俩人去了小四川火锅城，满眼是人，根本拿不到座位。撤出来沿着街溜达，找到一家火锅小店，也是热气腾腾，幸好还有一只角落空着。俩人赶紧落座，点了啤酒小菜开吃。吃了几分钟，赵伏文要起话头。老克说：“不忙不忙，先让我吃一口。”说着取菜蘸了辣料塞进嘴巴，又哈着气打开。赵伏文惧辣，见他傻傻地挺着嘴巴，忍不住要笑。老克往口中倒进啤酒，把辣气杀下去，像是舒服了，说：“你不知道，辣透了的嘴巴好说话。”赵伏文说：“这可没听说过。”老克说：“你没听说过的事多着呢，包括那个林心。”赵伏文说：“你说你说。”老克清清嗓子说：“以前，就是没混进现在单位之前，我在五文化公司干过。那时我跟王金兰共事过一段日子……”赵伏文说：“王金兰是谁呀？”老克说：“就是林心母亲。”赵伏文噢了一声。老克说：“那天一位老同事的儿子婚宴，我去了，恰好跟王金兰坐在一起。”他顿一顿说：

“大概那天婚礼搅动了王金兰，王金兰有些伤心，她说养了女儿这么些年，到底没养熟透。”赵伏文截住话说：“这话什么意思呀？”老克说：“你小子挺警惕的，一句话听出异样来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林心非王金兰亲生，是抱养的。”赵伏文吃了一惊，想一想说：“这也没什么呀。”老克摇摇头说：“这就有些不一样了。”

老克讲的不一样，是指林心的脾性。老克说，林心十多岁时从邻居碎嘴里得知自己的身世，从此心里就搁上一颗石子。年龄一天天地长着，这石子却没法子丢开。其实王金兰对她挺好，她对王金兰也不错，但她对王金兰掏新名词，叫单身主义者。王金兰便不高兴，说你怕什么。林心说不是怕是烦。现在谈恋爱哪有一次成的，总是介绍来介绍去，她说她烦这个。这话听起来简直不算理由，她伸手取来便用了。还有，林心总想知道生父生母是谁，王金兰哪里肯告诉她。她便跟王金兰说：“我不会离开你，也离不开你，我只见生我的人一面，见过了就画一个句号。”王金兰说这事早是句号了。林心说：“在句号前头有一个问号，我得跟生我的人要一句话，当初为啥甩下我？”这个林心，长得文静，又教着音乐，该柔顺些才对，却偏偏挺犟。

赵伏文叹口气说：“其实林心的想法也不出格，人是有好奇心的，何况对自己的不明来路。”老克说：“那也得看养父养母的颜色。养父养母对你好，又不愿意节外生枝，你应该懂事。”赵伏文说：“那就不动声色，悄悄去找人。”老克说：“悄悄找了，据说去过巴黎两次。”赵伏文吃一惊说：“林心的生母在巴黎？”老克说：“不是法国巴黎，是巴黎镇，嘴巴的巴，梨子的梨。”赵伏文笑了。老克说：“王金兰知道林心去了巴黎找人，一个劲儿伤心，以后林心就不找了。”老克又说：“其实巴黎不算什么线索，那么大一个镇子，没其他提示，找个人简直是在《新华字典》里找个错别字。”

老克呷一口酒说：“我知道的都抖出来了，林心也有些栩栩如生了。你自己掂量掂量吧，看能不能逮住她。”赵伏文说：“我觉得有趣，她竟是个压着心事的人。”老克说：“压着心事说重了，最多一颗小石子。”赵伏文不同意地说：“不小的石子哩。”

赵伏文起了一个念头，要去一趟巴黎。

巴黎是五十公里外的一个县城，颇有南方镇子的姿色。赵伏文公干时去过两次，只是每次办完杂事，立即被拽到饭桌上，对镇子没攒起太多的印象。

赵伏文抵达巴黎时，已是中午。天阴淡着，轻的风吹过街道。街道两旁布着许多商店，商店门口走着许多男女。商店们和男女们凑出了喧闹景象。一切都很寻常，跟其他南方县城没啥区别。赵伏文有些茫然。

不过赵伏文的茫然是自取的。他来这儿没什么目的，只是走走瞧瞧。这走走瞧瞧自然是为着林心。但他到底能为林心做点儿什么？什么也不能。他做不到在《新华字典》里找出错别字，哪怕发现一点点线索。他只能算是一厢情愿地来嗅嗅气息。

赵伏文走进一家点心店，要了一碗粉干。粉干很细很糙，吃起来口感别样，倒余留着一种老镇的风味。赵伏文一边吃着，一边瞧店外的街景。各种各样的人在他眼前走过。他想，二十多年前这街上的人不会太多，镇子一定是安静的。在那安静之中，却发生了一个故事。这故事也许挺平淡，平淡得很快被时间淹没，就像一片树叶，从树枝掉到地上，被风吹走，谁也不会在意。但对这片叶子来说，来自哪棵树仍然是重要的。林心有权利问当初为啥甩下我的。

赵伏文从点心店出来，在街上走一会儿，觉得太闹，便拣了

一条小巷踱进去。小巷拐来拐去的,往深里走,渐渐静了。屋子们已显出破旧,但不拥挤,偶尔从敞开院门里瞧见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妇人,那样子是静慢的。赵伏文想,从前的镇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。

快出巷子时,忽见一家小店挂着一块招牌:小巷人家。以为是酒馆,细看是茶馆。赵伏文犹豫一下,走进去坐了。小店内搁着几张小桌,现在空无一人。赵伏文坐在那儿,一口一口呷着茶水,脑子有些空又有些远。他想:我不能替林心找到人,但应该为她的问号找一个答案。他又想:我为什么不替林心还原可能的真相呢,我可以的。这样想了,心里高兴起来。他跟店主要了纸笔,写写停停,慢慢做成一个故事:

许多年前,在一个叫巴梨的小镇,一位男人和一位女子结婚了。女子是小学语文老师,人长得清秀,对丈夫很体贴。婚后第二年,她生下一个孩子,是个男孩。这是她第一次做母亲,经常惦记着孩子又惦记着学生,手脚比较忙乱,好在学校离家不远,退了课就可以小跑回家。她在不停地来回奔跑中喂养着儿子。儿子长到两岁时,她又怀孕了。这次她镇定多了,整天挺着肚子在教室里走来走去,领学生们朗读课文。学生们也挺高兴,想看看那肚子到底能长成多大,可惜没过多久,放了暑假。秋季上学,学生们发现老师的肚子没有了,原来她已生下第二个孩子,是个女孩。夫妻俩很满意,都认为上天对自己好。每到休息日,他们就一人抱着一个孩子,站到门外的小巷看看太阳,或者找找树上的小鸟。

不平静的日子突然来了,丈夫患上一种浑身酸痛的疑难疾病。去医院看过几次,医生说只有到上海或许能治好。

妻子下了决心，将儿子交托给一位邻居，自己怀抱还需喂奶的女儿，搀着丈夫去上海。那时出门不方便，得坐半天的汽车到市里，再乘一天一夜的轮船到上海。在市里买船票，总是挺麻烦，要排很长的队。妻子让丈夫坐在售票厅外的墙边休息，把女儿搁在他腿上，自己去排队买票。一小时后，妻子终于买到票，出来一看，丈夫无力地睡着，腿上的女儿已不见了。妻子摇醒丈夫，丈夫吓得脸都白了。妻子慌得四周寻找，哪里找得到，最后流着泪回来，想想哭哭一时无计，只好把丈夫扶上船。一个月后，丈夫病情得到控制。夫妻俩从上海回来，又在市里待了两天，终没能寻到女儿。他们心里想，上天对自己并不好。

这个女孩不久被一林姓家庭获得，取名林心。

写毕草稿，上下阅过，赵伏文嘴角溢出一丝笑意。文字比预想的要好，虽然在八股文里陷了几年，到底看过几本小说，没丢掉虚构的伎俩。赵伏文把稿子誊抄一遍，装在兜里，付了茶费出来。巷子是没什么可看了，街上虽喧闹，也不会生出稀奇的事。赵伏文走到车站，坐了班车回去。

到达市里，赵伏文找到一家邮局，买了信封塞入稿纸，刚写好收址，忽记起什么，赶忙取出稿纸，在尾处写上电话号码和名字。再想一想，想不起还有什么不妥，将信投了邮筒。

第二天上班，赵伏文扎在办公室里，耳朵守着电话。一有铃声，身子一紧，一只手已伸出去。坐对面的同事也有反应，每回都快不过他。一个上午，他接了五六次电话，下午又接了一批，尽是些公务杂事。赵伏文一边劝自己别急，一边静下心把那纸上故事回味一遍，不觉得有啥不当。稍觉不好的，是让那父亲患了怪病，但毕竟已手下留情，不仅安排进上海医院，还让病情得

到控制。

下一天,赵伏文待在办公室看不进书,只与对座扯些单位的鸡毛小事。扯得无趣时,被人叫出去办一趟差事。一小时后他回来,正想问对座有无啥电话,却瞧见桌上扔着两封信。取过一看,一封是广告函件,另一封像是林心的。赵伏文想不到这样,心里猛跳一下,连忙撕开信口掏出一张纸,正是林心的手笔。文字没头没尾,只有两句短话。一句是:这故事俗,我不喜欢。另一句是:你重写。

赵伏文又高兴又失落。高兴的是林心终于有了回应。失落的是故事没得到林心的认可。说故事俗恐怕是借个说法,但不喜欢显然是真的。往细里琢磨,大概林心不乐意自己被不小心丢失,太偶然太轻率了。

接下来的时间,赵伏文调动心思,在二十多年前左冲右突,要为林心再找一个不俗的来路。直到晚上,他的想像才落到纸上:

许多年前,在一个叫巴梨的小镇,有一位卖歌纸的姑娘。她每天在街上摆一个摊子,从别人那儿批来歌纸,散卖出去。歌纸是蜡刻的,一张歌纸一首歌,有样板戏的唱段,还有电影插曲。来买歌纸的人不少,其中有一位中年男人挺特别。他经常远远骑着自行车过来,一条腿抬起又放下,把车子滑到歌摊跟前。那时镇子里自行车不多,姑娘觉得他一身的风度。很快她又知道他歌也唱得好。时间久了,姑娘和男人渐渐相熟。有一天她跟男人说:“我每天卖歌纸,可不会唱歌,你教教我吧。”男人答应了她,把地点定在河边。

收了摊吃过晚饭,姑娘去河边见老师。那时是夏天,天

黑得晚，老师站在河岸上教唱。他的嗓子很亮，唱出的歌声却很软，把姑娘迷住了。天慢慢黑下来，老师停止了教学。他用手合住姑娘的手，紧紧握一下。这一握让姑娘红了脸，回家后心里还怦怦直跳。第二天晚上，姑娘又去河边学歌。这次老师不仅握了她的手，还抱了她的身体。姑娘没有退缩，第三天又去了。这个晚上老师的歌声找不对音，有些颤抖。天黑透了，老师脱掉姑娘的连衣裙，抱了她的身体。老师发现，抱住的身体在不停颤抖。

这个彻底的夜晚过去之后，姑娘再也见不到老师。他不再来买歌纸。不久，姑娘发现自己身体有了异样，折腾几天，才明白自己怀孕了。她先是害怕，然后决定找老师商量，可她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他的单位。姑娘只好每天坐在摊子前，茫然地看着街上的行人。肚子越来越大，好在天气也越来越冷，姑娘用大衣掩盖住身体，固执地等待着老师。春节到了，姑娘一家人欢欢喜喜吃年夜饭。这时姑娘母亲发现了女儿的蹊跷，她先是震怒，接着陪女儿流了许多泪。那年春节没有过好。

又过一些日子，姑娘产下一个女婴。姑娘母亲把女婴包裹好，放在一个菜篮子里。她把菜篮子拎到街上，偷偷搁在一个有阳光的地方。很快菜篮子被人围住，围了一会儿，有一个人把菜篮子提走。姑娘母亲注意到，拿走篮子的人衣着还是蛮干净的。

这个菜篮子辗转到了市里，被一个林姓家庭获得。

第二天一到单位，赵伏文把故事寄出。算一算时间，至少后天才能收到回信，心里便有些悠空。悠空中又去猜想林心拆开此信的情景。上一回她用了个“俗”字，不知这回如何批注。一